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禪真後史  
第二十九回 崆峒嶺二賢敘舊 龍門府四將攻城

詩曰：攀藤附葛入龍蔥，片語相投意興濃。

戮力摧鋒期報效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話說骨查臘求番王發軍，復取山寨，利厥宣出馬迎戰，二將鬥至百餘合，不分勝負，兩下回陣暫歇。次日平明，骨查臘擁兵搦戰，利厥宣又出馬打陣，互相殺傷，至晚各退。骨查臘暗想：「這小子武藝精熟，並沒一些滲漏，終日如此相持，怎能取勝？」當夜坐下帳中思計。忽見守宿洞丁傳稟：「有一壯士，口稱報機密大事，求見寨主。」骨查臘喚入來，燈下看時，乃巴恍龍馬卒花百碌。骨查臘驚問道：「聞汝主降賊，不知的實。今汝夤夜至此，必有事故。」花百碌道：「巴都校奉長爺之命，把守飛仙關，與七律新交戰數次，屢屢得勝。不料長爺敗績遠奔，滿寨家屬皆亡，巴都校進退無路，勉強詐降，以圖再舉。今幸長爺統兵復仇，都校願為內應。明日長爺誘利厥宣出戰，都校從後來攻，必斬其首，盡誅利黨，合兵再攻沙、七、利三洞。得勝之後，求做一洞之長，乞立券信，以作後證。」

骨查臘大喜道：「若得都校如此用心，斬得利厥宣首級，即讓他為本洞酋長，與咱兄弟稱呼，爵位並秩。」說罷，割下衣襟一幅，親寫兩行大字道：「得利賊首級，即立公為本洞酋長；一字不實，骨某死於亂刀之下。」付與花百碌密藏回洞。有詩為證：潛歸舊主通消息，負卻清江活命恩。

試鑿番奴多變態，方知納叛足傷身。

且說利厥宣自收錄巴恍龍為將已來，見他和顏悅色，事事投機，日加親信。從骨查臘兵臨洞口，巴恍龍語言錯亂，顏色變異，利厥宣心疑，差撥心腹洞兵晝夜巡察，以防內變。當夜四鼓時分，洞兵密報獲一奸細，解入寨中。利厥宣喚押至帳下，鞫問來歷。花百碌道：「咱因牧馬荒野，故此歸遲。偶遭擒捉，實非奸細。」利厥宣道：「汝是甚人部下馬夫？」花百碌道：「咱是已那巴那帳下牧馬。」利厥宣愈疑，喝軍校遍身搜檢，並無一物。又令馬上搜看，果於馬鞍下搜出衣襟一幅。

利厥宣看罷大驚，抽出佩劍，把花百碌砍倒，急聚將校擒拿巴恍龍。此時巴恍龍預先知覺，率部下苗兵殺入寨來。利厥宣突出迎住，兩下大戰。骨查臘聽得關裡喊起，知有內變，忙令軍士點起火具，乘夜攻打洞口。軍校見內外喊聲大振，不知何處軍馬擁到，棄城亂竄。比及黎明，骨查臘已破關直進，利厥宣率心腹將士百餘人衝突出來。骨查臘驟馬擋住去路，巴恍龍從後追來，指點洞丁團團圍住，四面亂箭攢射。利厥宣大奮神威，與骨查臘鏖戰。部下將士看看折盡，利厥宣殺一條血路，單馬突圍而走。骨查臘不趕，且收兵入洞，尋覓親屬。巴恍龍料利厥宣雖勇，只得一人一騎，不趁此時擒住，日後必索報仇。

帶了本部苗丁，從後緊緊追來。利厥宣聽得後面喊聲漸近，急兜轉馬頭看時，只見巴恍龍飛騎趕到。利厥宣大罵道：「負義匹夫，恩將仇報。若不殺汝，非丈夫也！」巴恍龍厲聲道：「咱特來擒……」答話未畢，早被一箭射中面頰，跌於馬下。眾苗丁一齊救起，回轉洞中去了。利厥宣暗付：「這廝中箭，多死少生，欲待擒拿，眾寡不敵。倘再有追兵繼至，如之奈何？」

驀然想起有一條山路，險峻難行，三晝夜方抵山寨。

若從大道上直行，一晝夜可到。雖為近便，所慮骨賊之馬十分神速，被他追上，實為利害。正是事急智生，利厥宣回馬，急急忙忙取路往禁山來。馬不停蹄，走了十餘里路程，一望時，前去都是高崖峭壁，中間乃一線山弄，崎嶇石磴，聳峙巍峰，只可步行，馬不能上。利厥宣撇了戰馬、長矛，卸下盔甲，只帶一口短劍，緊縛起隨身衣服，一步步捱上嶺去。立於山頂，四下瞻顧，但見四野空闊，碧天如洗，惟有獸蹄鳥跡，並無屋舍人煙。利厥宣歎息道：「咱雖土生於此間，聞有這路徑可通山寨，實未嘗見此風景，十分幽寂可怖，膽怯之徒，豈不嚇死？」

正徘徊四望間，只見西北上一簇人馬，如雲飛風捲一般，逕往南首去了。佇目細看，那馬上將官正是骨查臘，後面一簇軍士都是彪形虎體大漢。利厥宣頓足道：「早是算計定了，不然，必墮賊人之手。」當下不敢逗留，放開腳步，逕往南走。一路上攀藤附葛，行至三晝夜，才到清江河中。利厥宣對父親備言前事，利把答道：「咱聞骨查臘引番王哈雲撒密前來，已差人各洞檄知，共發精兵，出關拒敵。誰想番王大隊軍馬占住總要界口，隔截彼此來路，咱等三寨只可自守，焉能衝險出戰？又聞報說，骨賊來攻蒙山洞。咱想汝有主見，況山洞峻厄難犯，不期汝狼狽而逃。」利厥宣道：「若非巴恍龍這賊內變，骨查臘何能取勝？此是兒失了主意，收錄巴恍龍，誤卻大事，實為可惜。還有一件，哈雲撒密據險扼咱出路，正要直犯中原，總督劉爺不宜出戰，但堅壁固守，待其糧盡自退，四面合兵追襲，實為上策。倘劉爺出兵搦殺，難保必勝也。」利把答道：「劉爺仁勇俱備，素諳兵機，敵此番囚，有何難勝？」利厥宣道：「番王哈雲撒密父子，井底之蛙，何足介意？但部下有兩員大將，都尉山五郎、番僧紅鳩尼，膂力絕倫，武藝精熟，皆稱萬人之敵。又兼骨查臘詭謀難測，劉爺若與之戰，切恐不利而有失。」利把答道：「彼此相隔，消息難通。倘劉爺果有差跌，如何解救？」利厥宣道：「待兒親見劉爺，勸其嬰城固守，待彼日久懈弛，然後出奇兵擊之。父親暗約沙、七二寨主，整軍俟候。番王、骨查臘等軍馬一退時，並力追逐，必能取勝。」

利把答道：「此計甚好。但如今番王軍馬守住龍門界口，圍得鐵桶一般，汝雖有兩翼，亦難飛過！」利厥宣道：「兒自有私路可通，只慮路途轉折，五、七日可達果州，惟恐緩不濟急。」

利把答道：「既然有路可通，汝當速行莫滯。」利厥宣帶了乾糧，暗藏兵器，離洞取路，逕出鳳凰山來。

行了兩晝夜，早到崆峒山頂。此時天色初升，暫坐於石磴上歇力。只見一漢子，頭戴一頂卷簷氈笠，身穿一領直袖狹領皂布敞衣，腰間繫一條青白間道井字手巾，腳穿一雙細熟八耳麻鞋，背上馱著一個包裹，左手斜持兩傘，右手倒提著一條竹葉長槍，走上嶺來。利厥宣想道：「這廝決是個剪徑的！」拔出腰間寶刀，厲聲喝道：「來者莫非是個歹人？深山僻徑，在此作甚勾當？」那漢子應聲道：「咱從西番經營來的，你是甚麼毛賊，在此攔截客商。」利厥宣大笑道：「咱倒是個毛賊哩！」

汝既是西番來的，甚的姓名，作何生理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咱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涿州珠寶商人關赤丁便是。汝是何人，可通名姓。」利厥宣道：「且慢著。你既貨販寶貝，可曾見一匹墨頂的駿馬麼？」關赤丁道：「那馬乃咱貨與蒙山洞骨長官者，汝何以問及？」利厥宣笑道：「骨查臘這賊若非公之良馬，險些兒命喪咱手。」關赤丁道：「恁既與骨長官廝殺，必是英雄好漢。今幸路歧相遇，請教姓名，以便投謁。」利厥宣道：「咱是清江河寨主利某之子利厥宣也。」關赤丁想起道：「昔年曾到貴寨收賣螺鈿、琥珀，似與公子一面。那時公子尚垂鬢哩，屈指已經十載，長成的似金剛樣一條身軀，教咱沒認的。」

貴人車馬如簇，為何獨自一人，行此險僻地面？」利厥宣令關赤丁於石磴上坐了，將劉總督發下檄文，令三洞征討骨查臘，以致沙或迷陣亡，及後骨查臘大敗，渡溪逃脫，剿滅骨賊合族親屬，收降巴恍龍，說及得馬一事，並骨查臘引誘番王分路入寇，巴恍龍內應，奪還原洞，目今番軍屯紮龍門界口，要攻果州，因慮劉總督有失，故從僻徑徑往督爺處籌畫，以退敵兵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番。關赤丁道：「小人正往哈密國收買梧桐律香棗，行至畏兀兒河中舟覆，只留下一條性命、隨身行李。」

路聞番王哈雲撒密作反，不敢前進，只得抄路過此南還，誰想天遇公子。向聞貴寨等與骨查臘素相親睦，何以成仇，自相攻擊？」利厥宣道：「咱們三疊警饗朝廷財物，公久出入西番，豈不知道？如今新任督爺劉公光明正大，諸邪皆不能犯，乃當今之聖人也，誰不欽敬？況待咱等以國士之禮。適遇番囚圍逼，咱等若不赴援，何以為大丈夫也！」關赤丁道：「那督爺莫非是建州廉訪使升擢來的麼？」利厥宣道：「然也。」關赤丁失驚道：「原來恩爺在此，刻期可見金面矣！」利厥宣道：「公與劉爺莫非是甚親故？」關赤丁道：「雖非親故，實感大恩。」

把日前賽會被陷，劉爺釋放情由，也詳細告訴一遍。利厥宣笑道：「仁人到處施恩，實為罕有。」關赤丁道：「公子今往果州

赴援，咱雖無能，願隨同去。況統制喻鐸係某舊交，或有用某之處，死當效力。」利厥宣大喜，取出乾糧，二人飽餐，一同逕下嶺，往南奔路。有詩為證：

驅馳險阻類飄蓬，偶遇英雄話舊蹤。

俠氣願酬銜結報，會看威鳳出雕籠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骨查臘復了蒙山洞，尋覓親族家下，被利厥宣殺戮已盡，心下又恨又苦，正放聲慟哭之間，忽報巴恍龍被箭射傷，眾人力救回寨。骨查臘收淚看時，巴恍龍兩手擎拳，雙眸緊閉，眼見得那話兒了。骨查臘忿怒，即跨上神駒，帶領一隊凶勇番軍，急急望南追趕。骨查臘性急如火，恨不得抓住利厥宣，碎剝其屍。緊扯韁繩，連加鞭策，那馬放開四隻蹄子，宛似騰雲駕霧，頃刻間行過了百餘里之路。這番軍怎隨得上，四下裡亂趕一番，只在路口伺候主將回馬，彼此詢問，並不見利厥宣蹤影。骨查臘懊恨無及，又見天色將晚，只得收軍回洞。

次早，親往龍門界口見哈雲撒密，備言前事。哈雲撒密道：「這一人雖被逃脫，諒他幹得甚事！且攻破龍門，再圖進取。」當下分撥人馬，骨查臘、山五郎、紅鳩尼、哈雲一嘯四將，各擁番軍一萬，分打四門。哈雲撒密部領馬步軍兵一萬為後應，屯住要衝險地，以防三洞出兵衝突。此時骨查臘攻打南門，哈雲一嘯攻打北門，山五郎攻打西門，紅鳩尼攻打東門。四門番軍擂鼓吶喊，並力攻城。本州刺史卞虹預有準備，分撥將校領軍分頭守把，親自上城，周圍巡督。只見城下四面八方都是番兵，不知多少，四員大將催並攻城甚急。卞虹籌度，城內兵少，難以久持，急出申文，飛報總督府來。劉仁軌見了，急喚正統制胡俠、副統制喻鐸等商議。喻鐸道：「卞刺史素有謀略，諒能守禦。若言兵少，只須遣一大將，發兵數千，助彼協守，待番虜糧盡，自然退去。那時乘勢擊之，無有不勝。」胡俠道：「不然。龍門是果州屏障，若使有失，則西川數十座城池盡為賊有，豈不罪歸督府？今日之計，督爺速點大隊軍馬，親去監助，或戰或守，審機而進，庶無失誤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汝言與吾暗合。但本鎮亦是緊要去處，倚大方山為出入之路，倘被賊人抄路佔據，我等進退兩難，深為利害！」胡俠道：「督爺必須親往龍門救護，大方山亦要留下重兵鎮守，便於接應首尾，不致疏虞。」劉仁軌依計，一面寫下求救表章，差人星夜奏聞朝廷，留喻鐸部兵一萬，本州守衛胡俠部兵五千，於大方山下豎造木柵，柵內暗藏弓弩炮石，以備堅守。劉仁軌自帶馬步軍兵一萬五千，裨將數十員，逕往龍門州來。卞刺史出郭迎接入城，將軍馬分調各門守護。城外骨查臘等四大將晝夜攻打不息，城裡隨機應變，防守甚密。一連半月，不能取勝，反傷了無數番軍。

番王哈雲撒密不勝焦躁，召骨查臘帳中計議。骨查臘道：「龍門州城池堅固，近日軍馬更多，必是劉總督親在城中監視，難以攻進。」哈雲撒密道：「向日公勸咱統軍到此，言一鼓可以破之。今延捱日久，未建寸功，數萬人馬支費浩大，倘糧草不敷，何以解之？」骨查臘道：「郎王莫忙，咱有一計，足以建功。今城內堅守不出，是以逸待勞，疲老咱師，然後廝戰。咱想大方山乃果州咽喉之地，提數千軍士，從間道抄出，占得此山，絕彼糧草，城內不戰自亂，並力攻之，自然易破。」哈雲撒密道：「那岡子既是果州要路，豈無重兵把守？公再不勝，如之奈何？」骨查臘道：「劉總督乃書生耳，豈知兵機玄奧？咱今此去，管取成功。」哈雲撒密撥番軍二萬與骨查臘，往大方山來。一路幾處關隘，雖有軍士把守，俱被番軍殺散，直抵大方山下紮寨。胡俠見了，暗想：「總督爺預先料定這一著，今日果有番軍到此，實為神算。」即號令軍士，謹守寨柵，逕不出戰。骨查臘終日率軍攻打，柵內是一帶岡子，官軍憑高瞰下，矢石較易放出，並不虛發，因此番軍誰敢向前？骨查臘只得退回寨中納悶。有一番將名容三劫，見骨查臘愁悶不樂，入帳道：「長官心事，小將盡知。要破大方岡子，有甚難處？」

骨查臘欣然求計。不知容三劫獻出什麼奇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